

◆ 江湖脸谱

雨后的早晨

李凤仙

窗帘缝里漏进了栀子花白的晨光，摁亮手机一看，已经六点半了。

敞开大门，泥土枯叶被水久泡的气息扑进鼻腔，蚯蚓的体味十分鲜明。竹子深垂，树枝丫纷乱。鸡蛋大的香橼被昨天的雨打掉许多，有的躺在广玉兰黄褐的落叶上，有的砸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。花圃沿上的青苔仿佛在吐水，壁上水光光的。

我拿来大扫把，哗哗扫院子，落叶很重，扫起来，胳膊像举哑铃那么费力。父亲正在为鸡鸭开门，让我把湿叶子推到竹林那里。

竹林在河岸边，一半竹子浸在水里。垂在水上的草木，如乱糟糟的刘海。柳树下的一棵滴水观音折断了，两片巨大的翠叶趴在水里，摇摇晃晃，浮浮沉沉。

“花花！要讨打吧？”父亲吼着骂。

花花是条幼狗，身手敏捷。十几天前，贼偷了父亲四只生蛋的老母鸡，两只老母鸭。堂弟媳于是捉来花花，交代它的任务是看鸡鸭，看前后门。

我想到现在人养猫狗，都喂狗粮猫粮，问父亲花花吃什么，父亲说吃面条和饭，又加一句：“我吃啥，花花吃啥。”我委婉地说父亲对狗的待遇还停留在旧时代里，父亲眼一瞪，脸一拉：“人都吃了，狗还不能吃？”

“花花睡哪呢？”

“纸箱子里。”

我去卫生间洗脸刷牙，弄堂里的一个大纸箱盖忽然张开，花花的脑袋伸了出来，两只眼睛快活地眨巴。

吃饭时，花花跟父亲绕身转，父亲去哪，它欢蹦乱跳到哪。父亲每次拉开鸡门，花花泥鳅一样钻进去，在里面撒欢，龇牙咧嘴，腾挪窜跳，吓得鸡咯咯惊叫，扑棱棱飞出。父亲大声骂，它像聋子。父亲捡根棍子，高高举起，作势打它，它头一低，身子一缩，从父亲腿边溜走，又“嗖”地冲进了鸭围子。鸭抬高脖子嘎嘎叫，花花趴在地上，摇头晃脑，尾巴摇得像大风中的狗尾巴花。

父亲关好鸡围子，又厉声骂：“你不要太作！看我不来打你！”父亲将棍子在地上抽得啪啪如破毛竹。花花一骨碌爬起来，朝父亲“汪汪”回嘴。父亲看花花这么不服管教，马上老帐新帐

一起算：“你昨晚把小华袜子搞哪里去了？你还不出来！”花花在鸭围子里横冲直撞，鸭子气得伸长脖子夹它，它才尴尬地窜出去，若无其事地站在菜园门口看树叶起伏。

父亲一边喂鸡鸭，一边还扭头骂花花：“真没名堂！太害！还不吃去？面不在你碗里了？”

父亲起床后，话就没停。母亲去世一百多天了，我和弟弟们没回来的日子，他出门一个人，进门一个人，骂花花，是他一天说的最多的话。

花花确实皮。我小时候被父亲说一句重话，不是抹眼泪，就是气得不吃饭。花花呢？不仅寸步不离父亲，还照样顽劣。我昨晚问父亲可打过它，父亲拧着眉，硬邦邦地说：“打它做什么？它不也挺好的。”

父亲坐在在大门口小凳子上撕南瓜藤的皮，准备炒南瓜头。花花坐在他面前，歪着头认真地看着。

南瓜藤从菜园里翻过院墙头，耷拉在院墙外，好几尺长。几朵南瓜花的花瓣被雨揉碎、撕烂，像被人踩了一脚。几个瓜妞子藏在叶子下。

路边玉米地里“哗哗啦啦”响，我把垃圾倒到树下垃圾桶里，站在树下，偏头看摇摆的玉米。一杆杆玉米都是健壮的高个子，绿叶子长长的，弧线精神。每棵几乎都有一片叶子的胳膊窝里夹了一个玉米棒子，缨子寡黄淡白。顶上花跟麦穗一样粗，但长得多。

“姆姆，一田玉米长得真好！”我和正在扶玉米杆子的大连的妈妈打招呼。

大连的妈妈直起腰，把一缕花白的头发拂到耳后，摇摇头说：“要减产一半哎。昨天雨太大，花粉都被洗掉了，不得结棒子了，就这已长了的，也都瘪子多。”

我这才看到，花穗都是青乎乎、光溜溜的，一些花穗断了，垂着头。

我不知道怎么给大连的妈妈回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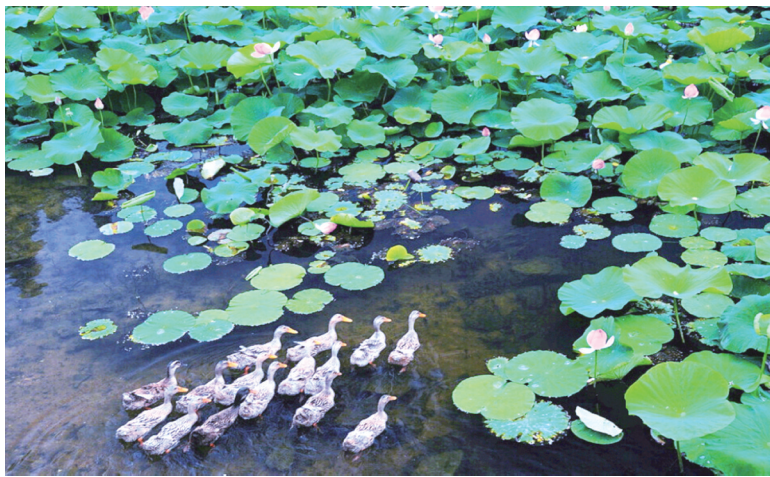
她望望田野，又对我笑着说：“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。你看，那块田的莲蓬收到了。前阵子正好吃时，十来天晴天，一连卖了十来天莲蓬。”我看向远处，荷叶荷花仍鲜朗得很，密密的莲蓬杆子直立在花叶间。

我笑望着那块荷田，心里很高兴。

“小丫头你望望，没有一块稻田被淹，出了梅，就没什么雨了，稻不又稳收到了？”我小时候，大连妈妈就喊我小丫头，现在，她还这么叫我。每次听到她这么叫我，我都觉得像我母亲叫我。大连的妈妈大脸盘子，个子不太高，说话声音很大。她一笑，黑云也亮了。

大连的妈妈在倒了的玉米旁插根棍子，拿麻线扎了，说：“这是鸡的口粮。鸡没玉米吃，不还有稻？”她呵呵一阵笑，又问我对不对。

我朝她笑了笑，算是回答。



荷塘 李海波 摄

◆ 乡村影像

柴火灶

柳瑞林

老家属于山区，绵延起伏的大山里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杂柴，出家门三五步就能砍到柴火。从古到今，家乡人都是延用老祖宗遗传的土柴火灶炒菜煮饭。这种灶台通常下面有两个添置柴火的入口，俗称“锅窿”，中间台面上安放一大一小两口锅，一口煮饭，一口炒菜。锅的旁边会造一个大大的烟囱，伸到房子的外面。“黄泥巴墩，铁筛箩，蓬头媳妇，撒嘴婆”说的就是锅灶及灶灶用具。

乡下人找媳妇，其中有一条标准是，这个女的必须会烧锅料灶，也就是必须烧一手好茶饭。

大清早，女人起床后第一件事是点燃锅灶，顷刻间，厨房顶上冒出一缕缕青烟，锅里添水烧滚，用抹布擦洗锅盖、锅台面，包括水缸，球台（摆放碗盏，瓢盆，锅铲的台子），烧一锅开水，灌满水

瓶，然后再烧水给家人洗漱。

就着锅堂里旺盛的炉火，把洗好的米倒下锅，接着在另一口小锅炒菜。将豇豆、茄子、毛豆等时令蔬菜和红烧肉先在小锅里用大火快炒，加佐料后盛起，放到煮饭锅的边上，用火钳夹一小撮丛毛划上一根火柴点燃，嘭的一声蹿起老高的火苗，噼里啪啦声里，锅里的米饭也烧得滋滋响，再利用煮饭剩下的炭火闷一刻钟，饭熟了，菜也蒸烂了。

柴火灶烧出的米饭香，锅底有一层黄中带黑的锅巴。把锅里的饭盛净，捞饭滗出的米汤倒进锅里，添几把丛毛烧滚，将又厚又黄的锅巴烧软，锅巴的香味融入米汤，这种不咸不腻不甜不酸的锅巴汤，拴住了每一个人的胃。“宁可三天食无肉，不可一日没锅汤”，如果你来岳西山里没喝上锅巴汤，就如同你去北京没品尝北京烤鸭一样遗憾。

◆ 儿女情长

母亲祭

宋银根

2017年6月14日，度过了95个春夏的妈妈，离开她的儿女们驾鹤西去，只留下我们对她的深深愧疚和永久怀念。

在我故乡那个约80户人家的自然村，妈妈95岁的寿龄算得上是前无古人，妈妈所经历的艰难和受过的苦痛，恐怕也是后无来者。曾听妈妈讲她生育四女三男长大成人，加上夭折的以及劳作过重引起流产共十三胎。可想而知，在那个无法计划生育、贫穷而落后的年代，把七个子女拉扯养大是多么不容易，她所经历的磨难和艰辛又是多么难以想象。

七个儿女相继成家，妈妈终于苦尽甘来，应当可以享享福了。但妈妈却选择单独生活，仍为儿女们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每当我们回去时给她钱，她总是拒绝不收，而平日里她又舍不得花一分钱，处

处为儿女们着想。

晚年的妈妈似乎有些糊涂，有老年痴呆的迹象。在日常生活中不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，为了得到晚辈和乡邻的理解和谅解，我曾在她住的小屋后门上写了副对联：“年高糊涂多，理解万事好”，又在她的正门写道：“感谢上苍赐高寿，但愿平安度晚年。”

如今，妈妈离开我们快七周年了。但妈妈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刻在我心中。愿妈妈能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快乐幸福，不再像生前那般为儿女们含辛茹苦。

身为长子，我欠妈妈的太多，妈妈的养育之恩终生难忘。现在的我又不由回想起，曾在灵堂上我为妈妈作的那副挽联：“辛劳一生九五寿终瑶池赴会去，思恩千载心想慈母何处现音容。”

